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七十七

明 唐順之 撰

文藝六 文

文章雜論下

凡為文章須是文字外别有一物主之方為髙勝韓愈之文濟以經術杜甫之詩本於忠義太白妙處有輕天下之氣此衆人所不及也 蒲氏漫齋語録

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絶海往見留

一月東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百家之聚州人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是作文之要也延之拜其言而書諸紳韻語

陽秋

呂祖謙云文字一意貴生段數多

文字若緩須多看雜文雜文須看他節奏緊處若意思雜轉處多則自然不緩善轉者如短兵相接蓋謂不兩行又轉也講題若轉多恐碎了文字須轉雖多只是一意方可若使攪得碎則不成文字若鋪叙處間架令新不陳多警策句則亦不緩

文字有三等上焉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中焉步驟馳騁飛沙走石下焉用意庸常專事造語

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

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布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並麗澤

楊龜山云大凡為文須要有温和敦厚之氣章疏告君文字蓋尤不可無也辯體

朱晦菴云作文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不可架空纎巧大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宦者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全

不起發人意思又云今人作文好用難字如讀漢書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曾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難字而文字如此好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着

倪正父云文章以體製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

葉正則云為文不關世教雖工何益

金石例云前輩作文各有入門處退之本孟子永叔亦

祖孟子故其議論純正少疵子厚明允皆自言其所得處明允多自戰國策中來視子厚為不純子瞻亦祖其家學氣焰赫奕人多慕之然少純正要之自六經來則源深而流長人但見其正大温粹不知其所養者有本也此最當謹所習之始若不謹則末可知本既立必學問充就而後識見造詣凡見之議論言語者皆正大純粹如冠冕佩玉入宗廟之中人自起敬學力既到體製亦不可不知如記贊銘頌序跋各有其體不知其體則

喻人無容儀雖有實行識者幾人哉體製既熟一篇之中起頭結尾繳換曲折反覆難應關鎖血脉其妙不可以言盡要須自得於古人

捫蝨新話云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辭者未必能免俗大抵為文者多知難者少螢雪叢說曰嘗見陳同甫亮在太學議論作文之法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

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之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意思常新若方若圓若長若短斷自有成摹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茍自得作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盡也

緯文瑣語云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亦不可有齟齬處　為文當要轉常為奇

回俗入雅縱横出没圓融無滞乃可與言遠

文章精義云作文須要血脉貫穿造語用事妥帖前世號能文者無不知此文字須要數行整齊處數行不整齊處意對處文却不必對文不對處意著對　學文切不可學怪句且須明白正大務要十句百句只作一句貫串意脉説得通處儘管説去説得反覆竭處自住所謂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　文章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不難於曲而難於直不難於細而難於

粗不難於華而難於質

容齋隨筆云退之自言作為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閎其中而肆於外子厚自言每為文章本之詩書禮春秋易參之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太史公此韓柳為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作二䟽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脱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

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䟽去位後二年蓋寛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䟽去時三人無恙

謝疊山云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粗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宕入純粹　聖人立言與庸衆人異貶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貶之其辱不可當褒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褒之其榮不可當孔子褒管仲只四句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褒百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韓文公學孔孟者也褒孟子初只兩句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　歐陽公作蘇老泉墓誌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公父子一日隱然名動京師而蘇之文章遂擅天下亦得此法

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

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妙法從老泉傳來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歹說凡議論一段不好事須要一段好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王小畜云文以傳道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謂欲句之難通義之難曉必不然矣詩三百篇皆可以播管絃薦宗廟書者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文之古無出於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

乃離在禮儒行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慎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通義之難曉耶今為文而舍六經又何法哉若第取書之弔由靈易之朋盍簪者法其語而謂之古是豈謂之古文哉

元遺山云文章要有曲折不可作直頭布袋然曲折太多則語意繁碎整理不下反不若直頭布袋之為愈也文則云文有以繁為貴者若檀弓石祁子沐浴佩玉莊

子之大塊噫氣用者字韓子送孟東野序用嗚字上半相書至今稱周公之德其下又有不衰二字凡此類則以繁為貴又有以簡為貴者若舜典至於中岳如岱禮西岳如初史記事在其人傳凡此類則又以簡為貴也但繁而不厭其多簡而不遺其意乃為善矣　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儐樂之有相也禮無儐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檀弓曰勿之有悔焉耳矣孟子曰寡人盡心焉耳矣檀弓曰我弔也與哉左氏傳曰獨吾

君也乎哉凡此一句而三字連助不嫌其多也左氏傳曰其有以知之矣又曰其無乃是也乎此二句六字成句而四字為助亦不嫌其多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樂記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凡此不嫌用之字為多禮記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此不嫌用矣字為多檀弓曰美哉輪焉論語曰富哉言乎凡此四字成句而助辭半之不如是文不健也左氏傳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此又

每句終用助讀之殊無齟齬艱辛之態　詩人用助辭多用韻在其上有用也辭若何其處也必有與也有用而辭若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有用矣辭若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有用忌辭若抑磬控忌抑縱送忌有用兮辭若其實七兮迨其吉兮有用之辭若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有用止辭如既曰庸止曷又從止有用且辭若椒聊且遠條且又禮記散文亦有韻協如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

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麗澤文說云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閑言語韓文公獲麟解結云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送浮屠文暢序結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書歐公縱囚論結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皆此法也已上皆辨體

小說載盧携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

侮亩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公文肅曰子文章有舘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温潤豐縟乃得行其道代言華國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

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揚遠甚而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嘗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媚風流外道格調則粗野嘲哳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焉兹亦與文章相類宋朝類苑

徐節孝云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為學法葢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為善矣文字須渾成而不斷續滔滔如江河斯

為極妙若退之近之矣然未及孟子之一二人當先養其氣氣全則精神全其為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石徂徠公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辯體

王臨川云某常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

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新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本集

曾南豐與王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摸擬前人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本集

蘇子由嘗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又云讀上林賦如覲君子佩玉冠冕折旋揖讓吐音皆中規矩終日儀觀無不可觀又云莊

周養生一篇誦之如神龍行空爪指鱗翼所及皆合規矩可謂奇矣

宋樓昉迂齋云古人用字古人名字明用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五行家之言以為明合不如暗合拱實不如拱虛知此說可以悟作文之法

潘子岳詩話云韓文擬體祭竹林神文其體疑出於書祈大湖神文其體疑出於國語弔武侍御文其體疑出於離騷其哀歐陽詹獨孤申叔之文疑合於莊子內篇

賈誼鵩賦之體柳文擬體天對則祖屈平之天問其乞巧之文則擬揚雄之逐貧先友記則法家語七十二子解

柳文如峻峰絶壑壁立千仞間見層出森然於蒼烟杳靄之外望之者不能躋躋之者不能踰

東坡初為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有客在傍遽詆訕之公不答讀再三又携之而起且行且讀忽歎曰此三王世家也

客大慚又云荆公以東坡表忠觀碑寘坐隅葉致遠楊德逢在坐公曰斯作絶似西漢坐客嘆譽不已公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子雲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悚然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東坡中制科王荆公問吕申公曰見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故

荆公後脩英宗實錄謂蘇明允有戰國縱横之學

邵氏後録云歐文和氣多英氣少蘇文和氣少英氣多

欒城遺言云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穏耳

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黄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作對曰東坡宿於臨皐亭醉夢中而起作寶相藏記千餘言纔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公遣健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穏客請願聞之公曰

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負耳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以公為知言

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傳誦每一篇到歐公為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子棐論文因及東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寧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

歐陽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於尺牘單

簡亦必立槀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唯覩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迹也

東坡嘗云魯直雜文專法蘭亭

性理論宋諸文人文　朱熹

統領商榮以温公神道碑為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

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裡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東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不得起頭句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遂

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黄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黄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黄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闒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賔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

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

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寛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　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放醉翁亭記不甚似

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

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

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公神道碑説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説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　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　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黄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因説吕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説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

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歐公文字敷腴温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正平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太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輔廣問荆公之文何如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

譜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黄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欵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

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略删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

丹鉛録論文　楊慎

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隨何陸賈酈生游説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説理之文宗

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又云嵇含南方草木狀云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俞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檳榔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栟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穊其

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畫檳榔圖也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葉如丁香根如胡桃白居易荔枝圖序云荔枝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此分

明為二物傳神也傅肱蟹譜云蟹鸜眼鸑足蛭腦蜩腹其介類拳丁其螯類執鉞生於濟鄆者其色紺紫産於江南者其色青白真如繪蟹焉宋以後人豈能為此等語乎

學

原學篇　　鄭樵

何為三代之前學術如彼三代之後學術如此漢微有遺風魏晉以降日以陵夷非後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

用心實後人之學術不及前人之學術也後人學術難及大概有二一義理之學二辭章之學義理之學尚攻擊辭章之學務雕搜耽義理者則以辭章之士為不達淵源玩辭章者則以義理之士為無文彩要之辭章雖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義理雖深如空谷尋聲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歸是皆從事於語言之末而非為實學也所以學術不及三代又不及漢者抑有由也以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為虛文矣其間有屹

然特立風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實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紀綱之盟主也然物布則價難平人布則人罕識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漢之宫室千門萬户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宫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宫室之

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況他人乎臣舊亦不之知及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子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且蕭何刀筆吏也知炎漢一代憲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分爭於言句之末以計較毫釐得失而失其學術之大體何秦人之典蕭何能收於草昧之初蕭何之典歆向不能紀於承平之後是所見

有異也逐鹿之人意在於鹿而不知有山求魚之人意在於魚而不知有水劉氏之學意在章句故知有書而不知有圖嗚呼圖譜之學絶紐是誰之過與

叙學　　　劉因

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也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與是

心與是氣即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偽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諸生從余問學有年矣而余梗於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教育英才之樂故具為陳讀書為學之次序庶不至於差且紊而歆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為大世變既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具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

以語孟為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為終學者以是為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强解優游諷誦涵泳胸中雖不明了以為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鑿則惑耳六經既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吟咏情性感發志意中和之音

在意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即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徼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矣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

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為學之體春秋為學之用體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遺實踰分而遠探躐等而力窮故人異學家異傳聖

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發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論議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似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體察為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

好僻異勿好詆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毋使虧欠若發强努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囚棒棒見血而得情毋慘刻毋細碎毋誕妄毋臨深以為高淵實昭曠開朗懇惻然後為得也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胸中有六經語孟為主彼廢興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寢颾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即為經也

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録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羣書為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為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為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於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史成於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

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偉蹟往往削没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為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奮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賊千古一快也晉史成于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耳繁蕪滋漫誣談隱語鄙褻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畧而晉書過於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總為南北史遺辭記事頗為得中而其事蹟汚穢

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於唐興亡之際微訐好惡有浮於言者唐史二舊書劉煦所作固未完備文不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宋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為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當先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錄宋事纂録甚多而東都事略最為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歷代全史考

之廢興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己意然後取温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於要名欲以為談說之資嚌吻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抄撮鈎節通鑑之大旨温公之微意隨以昧没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史既治則讀諸子老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

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姜黄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棄也荀子議論過髙好奇致有性惡之説然其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略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揚子雲太玄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説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篡漢韓子謂其文頗滞澁蘇子謂以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温公甚推重之以為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

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横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駁之後隋政横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竇之流故比擬時有太過遺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至論有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渾厚典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

之亞也諸子既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代尤當致力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學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濟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義為本三百篇其至

者也三百之流降而為辭賦離騷楚詞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強歐蘇黄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黄而乃效晚唐之萎薾學温李之尖新擬盧仝之

怪誕非所以為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莊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沖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翺皇甫湜之温

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經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闔司馬温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已而不蹈襲捆束時出而時晦以為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為事科斗篆隸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

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為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厭人望劉穆之使放筆大書亦自過人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尚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衆字畫於士夫固為末技而衆人所尚不得不專力學者茍欲學之篆隸則先秦欵識金石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氷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隸意為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鍾太傅王右軍顏平原蘇東坡其規矩凖繩之大匠也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

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黃魯直萃之以厲吾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抜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興諸公書如是而為詩文如是而為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於成則可以為君相可以為將帥可以致君為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垂世可以為大儒不與草木共朽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存棄天之至善壞已之

全材也勗哉諸生毋替茲命

讀書

羅大經 後同

北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判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耶夫著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之妙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

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荆公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激於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臯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黄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勲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臯夔稷契之所以讀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

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著一能讀書之心横在胸中也哉

心思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揚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

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斵輪痀僂之承蜩豈更待於思乎

稗編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七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稗編卷七十八

明 唐順之 撰

文藝七 書法

十體書斷

張懷瓘

按古文者黄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為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科斗即古文別名蒼頡即古文之祖也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鄄酆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並此也所謂篆籀蓋其子孫是也史籀即大篆之祖也

按籀文者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七畧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鄄酆定六書二曰奇字是

也其迹有石鼔文存焉陳蒼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史籀即籀文之祖也

按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為不易之法其銘題鐘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斯雖草創遂造其極李斯即小篆之祖也

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書作楷法字方八分

言有模楷始皇時官務煩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為大鳥飛去唯蔡伯喈乃造其極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

按隷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為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圓而為隷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隷字以為隷人佐書故曰隷書按八分則

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之以為榮厥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程邈即隸書之祖也

按章草者漢皇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畧漸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槩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

書懷瓘按章草之書字字區别張芝變為今草如水流速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以為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若懸猿飲澗之象鈎鎖連環之狀神化自若變態不窮呼史游草為章因張伯英草而謂也亦猶篆周宣王時作及有秦篆分别而有大小之名魏晉之時名流君子一槩呼為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章草即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按杜度在史游後一百餘年即解散隸體明是史游創焉史游即章草之

祖也

按行書者後漢頴川劉德昇所造也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厥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獻之常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眞體合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烟煬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河則玄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

氣縱横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雖二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為遒拔夫古今人民狀貌各異此皆自然妙有萬物莫比惟書之不同可庶幾也故得之者先稟於天然後資於功用而善學者乃學之於造化異類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劉德昇即行書之祖也

按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宫殿題署勢既尋丈字宜輕微不

滿名為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言起由按漢靈帝嘉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脩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張芝之草書得易簡流速之極蔡邕飛白得華艷飄蕩之極字之逸趣不得過此二途厥後羲之獻之並造其極梁武帝謂蕭子雲言

頊見王獻之書白而不飛鄉書飛而不白可斟酌爲之令得其衷子雲乃以篆文爲之雅合帝意雖創法於八分實窮微於小篆其後歐陽詢得焉蔡伯喈即飛白之祖也

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然伯英學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

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脉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即此也實約文該思應旨宣言列禦施鞭飛廉縱轡也伯英雖始草創遂造其極伯英即草書之祖也

說文解字序　許慎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黄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盖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也蒼頡之初作書盖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

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書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

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絶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

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隷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諷籒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黄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

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莽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邽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隷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彞其銘

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竒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籒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埶而善野言

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見蒼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尊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今序篆文合以古籕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

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於其所不知葢闕如也

論六書　熊朋來

周公之時未有大小二篆而保氏之官已有六書之教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轉注五曰諧聲六曰假借以此為六書之目雖未知保氏之教何如然漢

初有蒼頡史籀之教其流傳必有所從來古初制字多象形故象形為六書之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五不足而後假借世間文字雖多然玉篇諸部不過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六字夾漈六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於内諧聲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字是諧聲字居六書十分之九矣漢字猶有有聲而無字者著字則皆諧聲矣王荆公字說則字皆會意無所謂六書故王氏周禮新經至六

書無可説

論古篆

李陽氷

陽氷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摸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卦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魚蟲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

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冡舊簡年代寖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豊同豈李丞相將東爲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而泣攬筆長歎焉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兹八葉天生克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爲務以文明爲理欽若典謨疇咨故實誠顒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

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功烈法髙代之盛事死無恨矣

用筆說　　鍾繇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曹操邯鄲淳韋誕孫子荆關枇杷等議用筆法見蔡邕筆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以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

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筆陣圖 衛夫人

昔李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嘆患其無骨蔡尚書邕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於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

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述筆妙七條貽諸子孫永為模範

一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丶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丿陸斷犀象 乚百鈞弩發

丨萬歲枯藤 乀崩浪奔雲

𠃌勁弩筋節

凡學者書字先執筆真書一寸二分行草書去筆頭三

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撆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意前筆後者勝意後筆前者敗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滿如篆法飄颻洒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鵲頭鬱拔縱横如古隷然心存委曲每為一字各象其形斯

造妙矣

論筆法

唐太宗

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絶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心神不正則欹斜志氣不和則書必顛仆其道同魯廟之器虚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沖和之謂也大抵腕竪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指實則筋力均平次虚掌掌虚則運用便易為點必收貴緊而重為畫必勒貴澁而遲為擊必掠貴險而勁為竪必努貴戰而

雄為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為環必郁貴蹙鋒而宛轉為波必磔貴三折而遣毫側不得平其筆勒不得卧其筆須筆鋒先行努努不宜直直則失力趯須存其筆鋒得勢而出策須仰策而收掠須存其筆鋒左出而利啄須卧筆而疾罨磔須戰筆外發得意徐乃出之夫點要作稜角忌圓平貴通變合策處策年字是也合勒處勒士字是也凡橫畫並上仰下覆士字是也凡三畫悉用之合掠即掠户字是也彡乃形影字右邊不可一向為之

須背下擎之文須上磔衂鋒下磔放出不可雙出多字四擎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須出鋒巧在乎躪躒則古秀而意深拙在乎輕浮則薄俗而直置採摭菁華芟薙蕪穢庶近乎翰墨脫專執自賢闕於師授則衆病蜂起衡鑑徒懸於闇矣

書勢　索靖

蓋草聖之為法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虫蛇蚴虬或往或還頽阿那以羸形欻奮亹而桓

桓及其逸遊盻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玄熊對露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窈娆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鼬相奔趨陵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三十六書法　歐陽詢

排疊字欲其排疊疏密停均不可或濶或狹如壽臺畫

筆麗羸爨系旁言旁之類八訣所謂分間布白又曰調勻點畫是也高宗書法所謂堆垜亦是也

避就避密就疎避險就易避遠就近欲其彼此映帶得宜又如廬字上一撆既尖下一撆不當相同府字一筆向下一筆向左逢字下辵拔出則上必作點亦避重疊而就簡徑也

頂戴字之承上者多惟上重下輕者頂戴欲其得勢如重疊壘藥鸞鴦鷺鬐聲醫之類八訣所謂正如人上稱

下戴又謂不可頭輕尾重是也

穿挿字畫交錯者欲其疏密長短大小勻停如中弗井曲冊兼禹禺爽爾襄甬耳婁由垂車無密之類八訣所謂四面停勻八邊具備是也

向背字有相向者有相背者各有體勢不可差錯相向如非卯好知和之類是也相背如北兆肥根之類是也

偏側字之正者固多若有偏側欹斜亦當隨其字勢結體偏有向右者如心戈衣幾之類向左者如夕朋乃勿

少厷之類是也正而偏者如亥女夫乂互不之類字法所謂偏者正之正者偏之又其妙也八訣又謂勿令偏側亦是也

挑揓字之形勢有須挑揓者如戈弋武丸氣之類如獻勵散斷左邊既多須得右邊揓之又如省炙之類上偏者須得下揓之使相稱乃善

相讓字之左右或多或少須彼此相讓方為盡善如馬旁糸旁鳥旁諸字須左邊平直然後右邊可作字

否則妨礙不便如緜字以中央言字上畫短讓兩糸出如辦其中近下讓兩辛出如鷗鷺馳字兩旁俱是上狹下濶亦當相讓使不妨礙然後為佳此類是也

補空如我哉字作點須對左邊實處不可與成戟諸戈字同如襲鑿贛之類欲其四滿方正也如醴泉銘建字是也

貼零如令冬寒之類是也

粘合字之本相離開者即欲粘合使相著顧揖乃佳如

諸偏旁字卧鑒非門之類是也

滿不要虛如圂圃圖國冋包南隅目四勾之類是也

覆冒字之上大者必覆冒其下如雲頭穴山峃頭奢金食
夆巷泰之類是也

意連字有形斷而意連者如之以心必小川州水求之
類是也

垂曳垂如都鄉卿幼夆之類是也曳如水支欠皮更辶
走民之類是也

借換如醴泉銘祕字就示字右點作必字左點此借換也黃庭經庭字與毉字亦借換也又如靈字法帖中或作小或作罡亦借換也又如蘓之為蘇秋之為秌鵝之為鵞之類為其字難結體故互換如此亦借換也所謂東映西帶是也

增減字有難結體者或因筆畫少而增添如新之為新建之為建是也或因筆畫多而減省如曹之為曺美之為羙但欲體勢美茂不論古字當何如也

應副字之點畫稀少者欲其彼此相映帶故必得應副相稱而後可又如龍詩讎轉必一畫對一畫相應亦應副也

撐拄字之獨立者必得撐拄然後勁健可觀如可下永亭寧丁手司卉草矛巾千于弓之類是也

朝揖字之凡有偏旁者皆欲相顧兩文成字者為多如鄒謝鋤儲與三體成字者尤欲相朝揖八訣所謂迎相顧揖是也

救應凡作字一筆纔落便當思第二三筆如何救應又如何結裹書法所謂意在筆先文向思後是也

附麗字之形體有宜相附近者不可相離如形影飛赴起超飲勉凡有文欠支旁者之類以小附大以少附多是也

回抱回抱向左者曷丐易匊之類向右者如艮鬼包旭他之類是也

包裹謂如園圃打圈之類四圍包裹也尚向上包下幽

凶下包上匱匡左包右句匃右包左之類是也

卻好謂其包裹鬬湊不致失勢結束停當皆得其宜也

小成大字以大成小者如门辶下大者是也以小成大

則字之成形及其小字故謂之小成大如孤字只在末

後一乀寧字只在末後一勾欠字一拔戈字一點之類

是也

小大成形謂小字大字各有形勢也東坡先生曰大字

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若能大字結

密小字寛綽則盡善盡美矣

小大大小書法曰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自然寛綽譬如日字之小難與國字同大如一字二字之踈亦欲字畫與密者相間必當思所以位置排布令相映帶得宜然後為上或曰謂上小下大上大下小欲其相稱亦一說也

左小右大此一節乃字之病左右大小欲其相停人之結字易於左小而右大此與下二節皆字之病也

左高右低左短右長此二節皆字之病不可左高右低是為䏶肩左短右長八訣所謂勿令左短右長是也褊學歐書者易於作字狹長故此法欲其結束整齊收歛緊密排疊次第則有老氣書譜所謂密為老氣此所以貴於褊也

各自成形凡寫字欲其合而為一亦好分而異體亦好由其能各自成形故也至於小大長短廣狹亦然要當精詳也

相管領欲其彼此顧盼不失位置上欲覆下下欲承上左右亦然

應接字之點畫欲其互相應接兩點者如小八𠂉自相應接三點者如系則左朝右中朝上右朝左四點如然無字則兩旁二點相應中間相接又作心亦相應接至於丿乀水木州無之類亦然已上皆言其大略又在學者能以意精詳觸類而長之可也

論書　褚遂良

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透紙背

草訣歌 附丹鉛錄一段 王羲之

草聖最為難龍蛇競筆端毫釐雖欲辨體勢更須完有點方為水空挑却是言宀頭無左畔辶遶闕東邊長短分知去微茫視每安步觀牛引足羞見羊蹅田六手宜為稟七紅即是表十朱知奉已三口代言宣左阜貝丁反右刀寸點彎曽差頭不異歸浸體同觀孤殆通相似

矛柔總一般采夆身近取㷼照眼前看思惠魚如畫禾
乎手似年既防吉作古吏慎達為連宁乃繁於叔候兮
不滅詹稱攝將屬倚其棗借來旋慰賦真難別朔邦豈
易絛常攸無用直容上不須宀才畔詳㡨牒水元看永
泉柬同東且異府象辱還偏才傍干成卉勾盤東作關
鄉卿隨口得受鑿與奎全玉出頭為武干銜點是丹蹄
號應有法雲虐豈無傳盜意脚同適態紘身似然矣其
頭少變兵共足雙聯莫寫包肩守勿書綠是緣謾將繩

當臘休認寡為寬即脚猶如恐還身附近遷寒容審有
象憲害寘相牽滿外仍知備醫初尚類堅直須明謹解
亦合别荆前顏向戈牛始雞須下子先丿之非是乏丁木
可成材蕭鼠頭先辯寅賓腹裹推之加心上惡兆戴兒
頭龜點急堪成惡勾干認是甲壽宜主與可鹵記止加
司右邑月何異左方才亦為舉身為乙未登體用北之
路左言如借時還寸莫違草勾添反慶乙九貼人飛惟
末分憂夏就中識弟夷齊齋曾不較流染却相依戒

戈先設皋華脚預施膺虞元彷彿拒捉自依稀頂上哀
衾别胸中器谷非止知民倚氏不道樹多枝慮逼都來
近論臨勿妄竊起傍合用短遣上也同迷欲識高齊禹
須知兕既兒寺專無失錯巢筆在思維丈畔微彎使孫
邊不緒絲莫教凡作願勿使雍為離醉碎方行處麗琴
初起時裁截當自記友務更須知忽訝劉如對從來缶
似垂含貪真不偶退邑尚參差減滅何曾誤黨堂隶易
追女懷丹是毋叟棄㸃成皮若謂涉同淺須教賊作師

鼅鼊鼁一類茶荊策更親非作渾如化功勞總若身示
衣尤可感奄宅建相隣道昊吳難測竟克克有倫市於
增一點倉欲可同人數段情何密曰甘勢則勻固雖防
夢蔺自合定浮淳添一車牛幸點三上下心条參全不
別閧巽豈曾分奪舊元無異羸羸自有因而由問上點
早得幸頭門恥死休相犯貌朝喜共臨鹿頭真戴草狐
足乃疑心勿使微成漸奚容悶即昆作南覲兩甫求鼎
見棘林休助一居下棄奔七尚尊隷頭真似繫帛下即

如禽溝渫皆從弋紙箋並用巾懼懷容易失會念等閒
弁近息追微異喬商喬不羣欵頻終別白所取豈容昏
慼慼慼相等馭敦殷可親台名依召立敏類逐嚴分鄒
歇歌難凡成幾賊易聞傅傳相競黙留辯首從心昌曲
終如魯食良末右吞改頭聊近體曹甚不同根舊說唐
同鴈嘗思孝似存桸搊休得混彭赴可相侵世老偏多
少謝衡正淺深酒花分水草枝衩別支文可愛郊鄰郭
徧宜諶友湛丹鉛錄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於羲之

三折筆　　張懷瓘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筆法

題筆陣圖後　　王羲之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帥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

墨凝神静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甞作此書翼師鍾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潛心改迹每作一波甞三過折筆每作一點甞隱鋒而為之子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遂改本

師於衆碑學習焉時年五十有三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石室千金勿傳非其人也

書王羲之傳後　唐太宗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迹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絶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

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蕭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轂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兹揣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

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書譜 附丹鉛續錄一段

孫過庭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

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學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摭以兼通故無慙於即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絶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

張懷瓘以為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録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安嘗問子敬卿書何如右軍答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

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
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
墻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
私為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内
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
無惑疑焉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
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
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

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絶岸頽峰之勢臨危據高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纎纎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虚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内殊衂挫於毫芒況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為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為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研妙不

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為況復溺思毫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鑪而並運好異尚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奥賾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鑒者挹其菁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與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竒咸亦挹其風

味去之滋永斯道愈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絶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麤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閡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變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富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

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如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絶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籍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自兹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

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奥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

志若五乘同萃思過手蒙五合交臻神榮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叙妙雖述猶疎徒立其功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三年圖貎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偽尚可發啟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編録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内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

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籍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秘將盡偶逢鑒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覼縷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文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

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義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棄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粗

可彷彿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鐶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人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窺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説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取立指

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絶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欝書畫讚則意涉瓌竒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從横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意慘所謂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嗳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

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强名為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闇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洒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

言忘意得縱未窺於衆術斷可極於所治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

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為力標致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以分軀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耀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踈形骸未檢躍泉之

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羲獻誣罔張鍾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運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遒潤加之亦猶枝榦扶踈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輝如其骨

力偏多遒麗盖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

闕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蕋

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

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

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侹不遒剛狠者又崛強無潤矜

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温柔者傷於軟緩躁

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澁遲重者終於蹇鈍輕

瑣者染於俗史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易曰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况書之為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秘奥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㫱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鈎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

毫端合情詞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懐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艶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鵠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兎猶恡筌蹄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已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為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緗縹題之以名目則賢者改

觀愚夫繼聲兢賞毫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偽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絶羣則伯喈不足稱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机父削而子懊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

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為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揉條目紏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為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秘之旨余無取焉

丹鉛續録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著於章草諸帖形近篆籒者皆去之識者已笑其俗所載索靖二帖脉土處農姬業掌稷猶有古意及計來東言展有期則但行草而已東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後其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二

篆俯貫八分包括章草涵泳飛白嗚呼必如是而後為精藝也不然則刻鵠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兎猶怯筌蹄未免凡近耳

稗編卷七十八